

汉州春秋之一
怀海◎著

国 GUO FENG 风

这是一部探讨中国文化、历史因果关系的言情小说，是一幅当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画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汉州春秋之一

怀海◎著

国 GUO

FENG 风

I247.5/7117

國
風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国风 / 怀海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506-0736-1

I. ①国… II. ①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5496号

书 名 国 风
著 者 怀 海
策 划 徐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樊 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2号 邮编:221003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8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736-1
定 价 2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6-82328881)

痴人写梦

——《国风》序

邱华栋

怀海先生我不大熟悉,据说尚自然,好参禅。前日将长篇小说《国风》寄给我,也是信赖我这个文学编辑出身的作家,想让我提点意见。不料,一读之下,我大为吃惊:写得真不错啊!可以说,读之喷饭,品之陶然;掩卷思之,默然不已。小说的表达和叙述,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方式。全书十八万字,是作者拟定要写的《汉州春秋》三部曲之第一部。

往大了说,这是一部探讨中国文化和历史因果关系的文化小说;往小了说,又是一部很有韵味的言情小说。作者以行云流水般的精细的笔法,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画卷。

大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薛云轩出生于医学世家,汉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因缘际会,成为汉州市政协副主席和医学院分管基建副院长。在哲学家、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吴逸的“中国文人的妓女情结”理论启发下,在高级宾馆认识了秦月小姐,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读到这里,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钱谦益和柳如是爱情故事来,就觉得这里面的意思比较深了。

盖凡小说者,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绝对不是

小道,其中必有可观者焉。先生之可观者,何也?一如其参禅,其一言概之:痴!为什么痴?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迷局太多,容易让人发痴。小说在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挖掘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探索。

小说里还深藏禅理。怀海先生经常对朋友说,禅是人生一绝大艺术,不可不参,又不能参透,妙味全在“参”之过程中。参透了,就糟了,怕是得了精神病,抑或陷入绝对虚无。一如美味,佐之佳酿,令人欲罢不能。左右开弓,大快朵颐,热气蒸腾,汗涎俱下,不亦乐乎!食后反思“三高”,且又大腹便便,痛悔不已。然每有招请,翩然又至,何也?也是一个痴字。

怀海先生之为文,亦复如是。通览全书,深知其以痴情为始终也,并非追求名利。然作品即成,自有其意义。现不揣冒昧,以管窥豹,试探微意。

“国风”者,中华文学之端也,既是情,也是史。作者再三斟酌,定名《国风》,意欲假借人事书写历史,其志也大,其心也狂,其情也悲。中有不可言说,而又不得不言者,盖因其心陷囹圄,参差其间,不得解脱,遂杜撰文人雅士一段风流故事,宣泄心中苦闷。其情痴可见一斑。这也让我想起来另外几部当代作家的著名小说:《国画》、《废都》、《风雅颂》来。这几部小说,加上这部《国风》,可以看到中国的世态百相,看到中国人的人情世故,看到芸芸众生的悲喜交集,是一部直指人心的作品。

作者在给笔下主人公取名字的时候也很讲究:秦月者,国之美女,八百万娘子军之寄形也。然此数百万之众中,多弊颜陋色,鄙俗不堪,以青春身躯,供人玩耍,以货名利。以当今物质生活之丰腴,哪有为生计所迫者?然作者为何要塑造艳美绝伦,超群脱俗之绝色女子形象?盖因其为我中华文

化对美女之要求与想象,杜撰臆造一形象。所谓“香草美人”,此之谓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读者万不可被其瞒过。此一痴也!

云轩者,凡夫俗子也。无是非,无境界。然其心性纯朴,良知未泯,且又为学勤勉,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之写照。为何让秦月遇到云轩,而不是吴逸、谢飞?盖因作者不愿让秦月这一美丽泡影破灭。然而云轩遇秦月,鱼水之欢,人性得以舒展,却又为社会所不容。与其说云轩死于车祸,不如说死于国民的劣根性。美丽泡影,终归破裂。此二痴也!

吴逸者,名教授也,风光人也。穿梭于物欲横流之世界,游刃有余,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色、权、利“三包”,却又不显山露水。实为名教授之写照,又是权力之侍妾。诚如作者所云:“中国之士,困于权力者久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之号召力,居然抵不过科级干部。士犹如此,国何以堪!”此三痴也!

谢飞者,心中无物,目中无人之狂人也。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念念不忘,却又满腹狐疑,乃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对现实社会深感绝望,却又痛苦挣扎,茫茫然不知所适。失望之余,便以超绝精神,游戏人生,痛苦之人也。作者塑造此人,浓墨重彩,长歌当哭。此四痴也!

作者借风月写世情。风月者,男女之情也。薛秦之情、吴万之情、花张之情,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世间百态也。直如元好问所言:“问世间情为何物?”此作者五痴也!

因此,说起来,这部小说运用了不少的“春秋笔法”。我们知道,春秋笔法用来写历史是好手法,而用来写小说,就增添了很多索隐和影射、隐喻和假借的很多妙处,请读者自己体会。

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这部小说乃《汉州春秋》系列小说

第一部,可见,作者是有大志向的。什么叫“汉州春秋”?显然,作者想写的是当代社会的万象。明写风月,实写历史,写的是正在发展的,无处不在的历史。小说处处充满历史关照与批判,着力描绘中国当代文人士大夫之历史画卷。其情也真,其意也悲,其境也苦。盖因其痴也。

作品上溯风骚,寓史于书,文质意丰。旁及庄周,恣肆汪洋,嬉笑怒骂。文虽不长,意蕴丰盈。本书努力探索传统文化、历史事件对当代人精神、行为的影响。熔入世与出世,权力与美女,人性善恶于一炉,自然天成,文笔优美。我读起来是妙趣横生,也希望读者可以获得心领神会的审美享受。

至于作者之梦,恍兮惚兮,请读者自己领会。

汉州春秋之

国 风

怀 海

这是一篇探讨中国文化、历史因果关系的言情小说，是一幅当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画卷。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7
第七章	40
第八章	46
第九章	51
第十章	57
第十一章	65
第十二章	72
第十三章	81
第十四章	90
第十五章	98
第十六章	108
第十七章	115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31
第二十章	137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145
第二十二章	156
第二十三章	169
第二十四章	178
第二十五章	185
第二十六章	189
第二十七章	195
第二十八章	204
第二十九章	208
第三十章	224
第三十一章	239
第三十二章	250
第三十三章	256
第三十四章	266
第三十五章	276
第三十六章	286
后记	299

第一章

薛云轩出身于医学世家。他的爷爷叫薛锡麟，年轻时中了举人，成了汉州有名望的人。但第二年便废除了科举，自然就断了前程。原也想在衙门里谋个差使，或留洋什么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继承祖业，做个中医先生。民国初，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人民苦不堪言，薛老先生便有了悬壶济世之心，与人合伙开了间“广生堂”药房，亲自坐堂问诊，本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态度做人。

薛老先生有三个孩子，长子叫薛玉钺，战死在台儿庄。次女薛玉琴，嫁在青岛一个商人家里，解放后便没了音讯，直到八八年从台湾回来探亲，才有往来。但此时，老人已然去世。三子叫薛玉泉，即云轩的父亲，在上海学西医，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薛玉泉也怀一腔热血，参加抗战，胜利后已是少校军医。

薛玉泉因父亲年老无人照顾，便退役回了汉州，在一所教会医院里做外科医生。解放后，国家新建了汉州医学院，教会医院便成了附属医院。当时医生极少，病人却很多。薛玉泉整天在医院里忙，无暇顾及父亲，便在乡下觅了个妇女照顾老人。

薛玉泉虽是医生，有身份的人，找对象却很难。一则有历史问题，好人家的女儿不会嫁他；二则他眼光高，长相不好的、没文化的，他又看不上，故而三十岁上还是王老五。薛老先生真是着急，四处托人做媒。后来托到一个老朋友的孩子，汉州专区文教局局长方瀚儒，给介绍了曙光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叫武海霞，就是云轩的母亲。

在薛家的历史上,最不幸的当属薛玉泉。由于历史问题,活的窝囊自不待言;夹着尾巴做人,也不失一种策略。但这与薛玉泉的思想、性格,绝然不符。虽然灵魂日夜被煎熬,却没有办法。如若不然,便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乃至遗害后代。薛玉泉就是本着“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则,默默的活着,把自己的生命与时间都给了病人。虽然水平很高,却不能评教授。这让他很憋气,但也无可奈何,更不敢发牢骚。直到“文革”前,一家老少三代,还算平安。

“文革”开始后,薛家便没有了安稳日子。薛锡麟老先生作为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被抄家、批斗。六六年春天,红卫兵第一次到来,便把薛家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把地砖都翻开,看看有没有“变天账”。这次抄家,自然把薛家所有的“四旧”统统抄走,什么古代字画、明清瓷器、金银首饰,还有“大明宣德”香炉,一件没留。并且把薛家十几年的保姆,也赶回乡下。理由是“不能再让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继续压迫劳动人民”。古玩字画等,乃身外之物,薛玉泉也还看得开;最要命的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还要站在院子里被红卫兵批斗,按照革命小将们的要求,一遍遍地喊“我是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我该死!”据说,这还是革命小将们格外开恩,念他岁数大,不让他挂牌游街。老人白天挨斗,晚上薛玉泉含泪给老人洗脚、捶背。父子二人以泪洗面,相互安慰。而这些却不能让子女看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老人在第三次被批斗后,连气带病,就咽了气。薛玉泉好不容易才在乡下老家找到几个老人,草草地把父亲葬了。

接着是薛玉泉被剥夺处方权,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挂着木牌游街或是在会上接受批斗。与他作伴的有十几个,倒不似陪他父亲挨斗时痛楚、难忍。不久,革命小将们便分作两派打了起来,机枪、坦克都用上了,自然也就顾不上这些

“反动学术权威”。发配他们扫地，作卫生员。一天早上，薛玉泉扫地时看到一张宣传单，上面赫然印着一个红卫兵被另一派红卫兵“活剥皮”的照片，用的就是他非常熟悉的手术刀剪！玉泉拿着宣传单，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因为路人碰到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活物。他同时发誓，再也不做医生，给人看病。做医生，真不如做兽医。阿猫阿狗的畜生，还通人性；而人，没有人性！没有人性的人，救他有何用！

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生活还没有稍稍平定，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儿子云华，在老家接受再教育，不太担心；二女儿云秀在陌生的乡下接受改造，让他们夫妻非常不安。果不其然，云秀下乡不到三个月，因长得漂亮，勾起了生产队长邪念。一天夜里，生产队长乘云秀一人在屋里，便欲强奸她。云秀宁死不从，被当成“拒不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反革命子女”打成残废，还不给吃喝。是云秀的同学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地把云秀送回家，已是奄奄一息。薛玉泉的心完全碎了，一病不起。武海霞拖着多病的身子照顾父女二人和不懂事的云轩。

薛玉泉的身体刚有恢复，便被医院革委会叫去到中医科上班。理由有二，一是绝不能让未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当“寄生虫”，应当自食其力；二是为了防止阶级报复，不能再当外科医生，只能作中医师。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但因“历史问题”，直到七八年才允许大儿云华参加高考。这一年，云轩也高中毕业。云华考取汉州师范学院，云轩考取汉州医学院，云秀也安排在街道办的木夹厂工作，每天坐着轮椅上半天班。十二年了，老两口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大云华毕业后在曙光中学教书，现在已是教务处主

任。老二云秀的工厂倒闭后,便失业在家,至今未婚。非但不能照顾双亲,反倒要老人照顾。老三云轩,是薛家最出息的一个,毕业后分在附属医院做心内科医生,八四年又到苏州医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仍回附属医院心内科。由于家学渊源,加上本人的努力,很快便出类拔萃,成了医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后又到美国做了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回来后自是身价倍增,当上临床学院的副院长,又做了汉州市九三学社的主委,自然也就成了市政协副主席。

云轩的成就,不仅是自身的努力,还有很重要的机遇。九四年,省委副书记方林泉——就是给云轩父母做月下老人方瀚儒局长的儿子——突然得了一种心慌、气短,伴有一侧下肢麻木的毛病。省里的专家,北京、上海的专家看了个遍,说法各不一样,没有明确诊断。方老局长便建议儿子找薛玉泉看中医。薛玉泉看了后,建议住到云轩的病床,爷俩斟酌着治。云轩认为还是一种病毒感染,不过病情比较特殊罢了。爷俩中西医双管齐下,不过十来天,便好了,比以前还精神、感觉爽!因是世交,也就没有客气,方林泉临走时送了一面锦旗,亲笔书写“德艺双馨,杏林一绝”;又定了一桌家宴,两家三代人,欢聚一堂,没一个外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概也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随着方林泉的官越做越大,云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云轩虽有感觉,却不很在意。

第二章

这天早上六点钟,云轩被医学院李卫东院长的电话叫醒,要他赶快到学校,有要事。云轩匆忙洗漱一下,早饭也没吃,就开着帕萨特来到医学院。一进门,李院长便放下手头正写的材料,将云轩领到党委书记高明的办公室。

高书记政工出身,五十多岁,身材高大魁梧,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因一夜没睡,两眼布满了血丝。高书记见云轩进来,起身与他握手,让座,倒茶。云轩忙道:“天太热,不喝茶。”自己拿了杯子,倒上矿泉水。

高书记狠狠地吸了几口烟,把烟蒂在烟灰缸掐灭,沉吟一下,说道:“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峻,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几年,在教育产业化大背景下,高校合并成风,我们学校也不是世外桃源,深深卷入高校合并这一漩涡中。”高书记说到这里,停下来,喝口水,掏出香烟,递给云轩一支,自己点燃,深深吸了一口,似乎在等云轩下文。

云轩道:“关于学校合并,零零碎碎也听说一些。说是汉大想把我们学校吃掉,那怎么能行呢?苏医被苏大吃掉以后,被肢解成四个二级学院,教学质量一落千丈,教师意见很大。我们学校比苏医底子还差些,合并后教学质量怎么保证?”

“是啊,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关于院校合并的事,嚷嚷的也有半年了。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看来收效甚微,还是汉大做得好。我是汉大过来的,他们的小九九我很清楚。多少年前他们就想吃掉师院和医学院,以便提高综合实力和高校排名。昨天下午六点,我们才得到消息,教育厅三天前

已经正式决定汉大与医学院合并,已经上报省政府。你看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多么糟!可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样做,违背了医学院校的教学规律。这哪能培养医生?这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健康不负责任。所以啊,必须及时纠正这一错误。院领导研究了一夜,总结了七条教育厅决定的不妥之处,已经打印好了。希望你辛苦一下,打个前站,先和省领导疏通一下,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省委、省政府……”

云轩摇了摇头,笑道:“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高书记笑道:“你有!谁不知道你和方书记的关系,是全世界医患关系的典范啊!况且你们还是世交……好了,好了,你不要讲,听我的。这事儿你必须去,也必须你去。办成了,是你的功劳,办不成,也不怪你。用你们的行话叫做‘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你还没吃早饭吧?一块吃,吃完饭你和办公室的张主任、财务处的马处长立即出发。一切行动由你指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学校在省城的一切资源,你随意调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也不要打电话请示,院党委和院行政充分相信你!”

云轩和头头们一起吃了早饭,便与财务处马德彪处长,办公室主任张玉玲上了奥迪 A6,书记、院长们目送轿车开出学院。马处长坐在副驾位置,云轩和张玉玲坐在后面。张主任见车子上了大道,开得平稳,便说道:“薛主席,学校的‘江山社稷’就看你的了!”

“江山社稷”四个字一入耳,云轩便觉得沉重。寻思一阵,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国家有国家的考虑,省里有省里的考虑,学院有自己的难处,各有道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有什么高招,不妨说出来。”

“高招倒没有,听你指挥就行了。”张主任将嘴附在云轩

的耳朵上,云轩闻到从她胸口散出的淡淡的玉兰香,“带了两幅画和一些土特产。一幅是吴昌硕的‘神仙富贵图’,一幅是傅抱石的‘高士图’,都是从艺宝斋拿的,还没付钱。若是送出去了,按单付钱;送不出去,再还给他们。都是朋友帮忙,不妨事的。”

云轩一惊,这两人都是中国书画界的泰山北斗,他们的画,定然都是天价。这画,断然不能送,否则害人害己,遂道:“不要搞得那么复杂,一切皆有因缘,看情况再定。”

云轩刚说完,张主任便鼓励他:“你呀,真是书呆子!这事办成了是什么?那叫‘挽狂澜于既倒。’”又趴在云轩耳边:“若真成了,你就是医学院的副院长,不再是临床学院的副院长!”

云轩又是一惊!怎么院办主任说出组织部长都不敢说——甚至连党委书记也不敢轻言的话来!云轩装做不懂,问她孩子学习如何,考得怎样等等。张主任见他这样,也就和他聊起了家常。

快到省城,云轩与方书记通了电话,只说想看看他,顺便有点小事反映一下。方书记说他正在开会,让苏秘书在省委招待所定两间房间,中午过来看他,便挂了电话。车子到了饭店,苏秘书就迎了上来,将云轩一行安排妥当,悄悄地叫上云轩,开车走了。

云轩跟着苏秘书来到一个旧式小花园。园中一荷塘,周围几株古槐,隐隐然有清凉气,荷塘北侧是一座两层的木楼。园子东面就是摩天大楼,遮住半片天空,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苏秘书领着云轩进了东首的大屋。

进屋后方见,这屋子原是里外两间。里间是书房,外间是会客室。苏秘书沏好两杯龙井,与云轩坐在外间闲聊。不一会儿,方书记来了,苏秘书便轻轻退了出去。